

妃行天下

系列

0303

锦绣侯

JINXIU FEITU

不游泳的小鱼 著

她被他的俊美深深吸引，
而他，则睁着无辜的大眼，
含羞带怯，轻启红唇，“花痴！”

妃途

中

「温情派」小说第一人**不游泳的小鱼**巅峰之作震撼上市

常年雄踞潇湘书院订阅榜TOP1，总订榜NO.5

小小庶女，机智如狐，玩了相府玩王府，权谋天下

一封婚书，逼嫁痴残妖孽相公，却谁知，

浓情入骨，痴爱缠绵，甜蜜一生
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锦绣
如途

JINXIU RUTU

不游泳的小鱼 著

中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JINXU
RENTU · 第十一章

勇斗二婶

二太太听得一怔，清冷的眸子里泛出一丝霜寒之气，如刀般看向锦娘。这原是府里的丑事，她没想到锦娘这个二愣子，会在外人面前说出来。

“倒是救过来了，如今正养着呢。哎，你们几个小的，这茶可是特地用雪泉沏出来的，怎么也没见你们说个好呢？”二太太很生硬地转了话题。

锦娘也不再说什么，这事点到这里，想听的人放进心里去了就成，一转眸，果然看见冷婉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眼眸不时地往外瞟，可惜，某位男子一直没有及时出现。

几人正喝着茶，便听到一声凄厉的哭声传来，“姐呀，你不能再做傻事了，你不能狠心丢下烟儿啊。”

锦娘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，看来，那个素琴也不是吃素的，很会找时机闹，这么大的声，屋里的冷婉听不见才怪。

锦娘故意大惊失色道：“哎呀，二婶子，那素琴不会又在寻死吧？您快去瞧瞧吧，怎么着也是条人命呢，她原是三少爷跟前最贴心的，可别真出了事，三少爷回来就不好了。”

二太太没见过这么讨嫌的人，清冷的脸上忍不住挂上了烦躁之色，只好起身往外面走。冷婉一听三少爷的名字已经惊得起了身，锦娘和芸娘乐得看戏，也一起跟了出去。

院子里，两个粗使婆子正拖着一个年轻女子往后院走，二太太冷着脸道：

“别给脸不要脸，你若再闹，喊了人牙子卖了你。”

那女子也看到了冷婉几个，疯了一样挣扎着往这边冲，两个粗使婆子似乎有所顾忌，不好下手太重，一不小心脱了手，让素琴冲了过来。

二太太脸色一寒，拦住素琴道：“你还想做什么？”

那素琴却扑到锦娘脚下，哭求起来，“二少奶奶，都说你是个心善心软之人，求你帮帮奴婢吧。奴婢肚子里有了孩子，奴婢不想死啊……”

锦娘听得怔住，不由看了二太太一眼，莫非这个人又是她的一颗棋子？于是她装作很慌乱地往二太太那边躲，指着素琴道：“你这丫头好没道理，正经主子站在这里，你求我做什么？”

那素琴听了泪如雨下，一脸凄婉无助，“二少奶奶，奴婢……若是还有路走，又何必求您？您行行好，救奴婢一命吧？”

锦娘听了轻叹一声，对二太太道：“她肚里的孩子是……”

二太太眼睛闭了闭，脸上露出些微的不自在，好半晌才道：“原是轩儿屋里的大丫头，做事也还上心，本想着等轩儿娶了正妻，再让轩儿收了的，没想到，她却突然有了身子……谁知轩儿死都不认，说碰都没有碰过她，哪里会有孩子，如今再问她，她却不肯交出人来，还寻死觅活地闹着。”

冷婉听了这话脸色才一缓，眼里露出欣喜之色，对二太太道：“二太太您可真是心善的，如这等行止无端之人，还留着做什么，没的污了您府里的名声。若是我，管她怀的是哪个的野种，一并打将出去就是。”

锦娘听得一震，素来优雅可爱的冷婉原来也是个心狠之人，这一番话说得她心惊肉跳。看来，自己的心脏还是不够刚硬啊。冷婉是在大宅院里斗惯了的，自小就是接受的此等教育吧，这等处置人的手段，怕是信手拈来的。

若这素琴怀的真不是冷华轩的孩子，二太太完全可以将她发卖或是打杀了，何必留着让她在这里丢了自家面子？锦娘心念一动，劝二太太道：“我看她长得眉清目秀，要不送给三婶子吧。三婶子那边也缺人，那里离东府更远一些，而且，三婶子又是个心善温顺的脾气，对下人也好……”

二太太怔在院中，目光闪烁着不知如何是好，心里气得差点没吐血来。她没想到锦娘会出这么个馊主意。

这时，冷华轩自外面走了进来，仍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

冷婉含羞带怯地看着冷华轩，娇俏的脸上生起一抹红晕，如水般的杏眼偷

偷睨了眼冷华轩后，又垂了眸，低下头去，一副贤淑娇小姐模样。

冷华轩走近二太太，规矩地给二太太行了一礼，又温雅地给芸娘和锦娘见了礼，抬了眸，笑看着冷婉道：“二妹妹今儿怎么得空来了，多日不见，二妹妹越发明丽可人了。”

冷婉听了娇羞地抬了眼，一触到冷华轩清亮温润的眸子，便如黏上了一般，想收也收不回来。

“哎呀，三弟，你来得正好，那可是你屋里的人呢，如今正寻死觅活着，我们都请二太太将她送给三婶子得了，省得闹得你们院里不安静。”锦娘似笑非笑地看着冷华轩道。她隐隐地感觉，这个冷华轩一定不似表面的温雅脱俗。素琴的事，就算真与他无关，怕也是知道一二的。

冷华轩听了果然脸色很不好看，眼中露出不忍之色，对二太太道：“娘，素琴虽然犯了错，但毕竟是打小儿服侍过儿子的，您就放她一马吧。三叔那个人您也知道的，她去了，怕只会一个死字呢。要不，您送她去佛堂算了，奶奶那里正缺人服侍呢，也算是您尽了孝心呢。”

二太太无奈地看了眼冷华轩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就依你吧。唉，你呀，就是待人太过温和，才会让下面的人行那龌龊之事。”

戏看得差不多了，锦娘便告辞。

冷华轩紧赶一步走了过来，“二嫂，上回那药，二哥可是用了？也不知管用不？”

锦娘顿住脚回头看他，清澈明亮的眼睛含一丝探究，“用了呢，我也没跟你二哥明说，只说是自己寻了个方子让他试，试了倒确实好了一些，不过……”说到此处她故意顿了顿，眼色又黯淡了下来。

冷华轩果然急急地问道：“不过怎样？不会有别的坏处吧？”那声音急切又忧心，仿佛真的替冷华庭担忧的样子。

锦娘苦着脸，一副心疼伤心的模样，“嗯，如今也不知道是不是药不对症，今儿上午，相公才发作过一次，如今还躺在床上没醒呢。”

冷华轩一听，剑眉微皱，神情忧惧，声音都颤了起来，“又发作了？怎么会？那药明明就是……”

“轩儿，小庭的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你也尽心了。”二太太突然打断了冷华轩的话，安慰他道。

锦娘不由迷惑了，看冷华轩的样子，像是真的很关心冷华庭啊，他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要不要去看看相公呢？三弟。”锦娘决定试探一下。

冷华轩看了眼二太太，有些无助地叹了口气，对锦娘道：“二哥怕是不想见我吧？”

这倒是真的，只怕他去了，冷华庭也没好脸色给他。

“你多去几次不就好了？相公只是小孩子脾气，哪里就能总记着过去的事？”

冷华轩听了猛一抬头，眼中露出欣喜之色，有些不自信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二哥他不会再讨厌我了吗？”

“轩儿，你二哥如今正在养病，你少去叨扰他。”二太太脸色阴沉地呵斥着冷华轩。

冷华轩看了眼二太太，黯然地低了头，对锦娘露出一丝苦笑，行了礼后，也不理院里的冷婉，径自走了。

冷婉怔怔地看着冷华轩远去的背影，二太太叫了她一声，她也没回神。

芸娘看着就笑，戳了她一下道：“都走远了，二妹妹。”

冷婉这才羞涩地垂了眼眸，跟着二太太进了屋。

又闲扯了几句，锦娘便告辞了。

锦娘回来便将遇到冷华轩的事情跟冷华庭说了，“或许，他真是好意要帮你呢，那方子也不知道真对不？看那样子也不像是坏人啊。”

冷华庭冷哼一声道：“对与不对又如何，娘子你的方子已经很好了，我何必再冒险去换？”

锦娘一想也是，便不再跟他说这事，不过，倒是留了个心眼，去翻了上次冷华轩送的那包药的方子来，仔细看了好久，仍看不出什么名堂。

一会儿秀姑拿着张小纸条犹豫着，欲言又止，锦娘就想起自己先前交了差事给她的，便起了身，到了后堂。秀姑跟了过去，小声道：“倒是没有毒，只是加了点料。”

锦娘心中一凛，问道：“加了什么料？”

“甘草。”

锦娘百思不得其解。甘草并没有毒，玉儿此举意欲何为？秀姑更是不知道

这有些什么用处。锦娘和她回了屋。

晚上睡觉前，玉儿进来服侍冷华庭更衣，神情轻松坦然，与平日并无二致，锦娘偷偷注意着，几次开口想问又忍了下来，正好秀姑端了药来，正是冷华庭要吃的第二服药，秀姑又如往常一样将药放到床头柜上，嘱咐锦娘要凉了再喝。

锦娘随口应了，却见玉儿眼睛朝那药碗瞟了几眼，眉头一皱，端了碗来递给冷华庭，“相公，喝药了。”

玉儿看了看锦娘道：“少奶奶不是说这是你自个儿养身子的药吗？怎么拿给少爷喝？”

“哦，这个不是。这是前儿轩少爷拿过来的新药方子，说是能治相公的腿疾呢。”锦娘随口说道。

冷华庭不解地看了锦娘一眼，也没多说，端了碗一咕噜就喝了。

玉儿看着就笑了，“这下可好了，有了新方子，爷的腿指不定哪天就好了呢。”

冷华庭一碗药下去，苦得直吐舌，眼巴巴地看着锦娘，就想她能给他一点零嘴儿解解苦，谁知道锦娘对玉儿道：“你们爷还是惦记午间炖的那碗燕窝呢，玉儿，不如你再炖点来，也当我和爷的消夜了。”

玉儿怔了怔，随即退了下去。

锦娘又拿起先前的那个方子仔细看，终于眼前一亮，气得将那方子揉成了一团。方子里有味鲤脊，也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药，甘草是没有毒的，但若与鲤鱼混在一起吃，那就有毒了，怪不得玉儿那样关心冷华庭吃的药，原来，她是二太太的人，或者说，是冷华轩的人。

一时锦娘又想起平日里冷华庭的菜谱来，似乎每日都会有一尾鲤鱼，红烧清炖，各种做法都有，这样说来，冷华庭所喝的炖品里怕是都放了甘草吧。怪不得，冷华庭就算是被人下毒得了类似于脉管炎的病，也不会隔不了多久就毒发一场，天知道这样两种东西他混吃多久了？那样武功高深之人，也难抵得住毒素日积月累的侵蚀吧。

锦娘越想越气愤，越想越心酸，整个府里，还有谁是他们能信任的人？

冷华庭见锦娘脸色很难看，便推了轮椅过来，扯了她的衣袖哄她，“娘子，其实我的鼻子还真没你的好看呢。”

锦娘听得心口一滞，情不自禁地扑进了他的怀里，痛呼一声：“相公，我以后再也不让别人欺负你了，再也不让。”

他的凤眸湛蓝纯净，璀璨如星，灼光流泻，虽然不知道她为何会如此说，不过，丝丝暖意涌上心头。他紧紧搂住了她柔弱的身子，拍着她的背，声音轻柔如风中散落的花瓣，“我也不会让别人再欺负你，娘子。”

锦娘抬起头，轻抚他俊秀的长眉，含泪笑道：“自明儿起，我要亲自下厨，你所有的饮食全由我一人操办，再不假手任何人了。”

冷华庭粲然一笑，笑容犹如缀满星星的银河，绚烂夺魂，美得令人窒息。他轻点了她的鼻头道：“好，全都听你的，咱们家，娘子说了算。”

锦娘听了也是嫣然一笑，娇嗔地去拧他的鼻子，嘟囔道：“我的鼻子原就是比你的好看嘛，虽说不如你妖孽，却也是清秀佳人好不，可不许再骂我丑了。”

一会儿玉儿真的端燕窝来了，锦娘端了碗递给冷华庭，自己也吃了一碗，吃完后，不雅地伸长了腿倚靠在长躺椅里，抚着肚子对玉儿道：“玉儿，你的手艺可是越发好了，这燕窝炖得浓淡适中，很是清爽啊，赏你点什么才好呢？”说着，左右看了看，顺手从自己头上取了根镶玉金步摇的簪子给了玉儿，又道：“明儿放你一天假吧，你也多日没有回去看家人了，反正明儿我也没事，少爷有我就成了。”

玉儿看冷华庭真将那碗燕窝全喝了，道了谢，接了簪子退下去了。

第二日，四儿来帮锦娘梳头，发现少了一支簪子，便问：“少奶奶，您昨日戴的那根金步摇呢？奴婢找半天也没找着呢，可是掉了？”

锦娘皱眉，自己也去翻首饰盒，边找边说道：“呀，那可是进府后，娘亲送我那套头面里的，丢了可不好。都是上了册的呢，娘知道了定会怪我粗心的。”

四儿着急地又找了两遍，仍是没找着，锦娘就急了，“不会是出贼吧，哎呀，要偷也别偷娘送我的那支呀。”

四儿请了秀姑进来一块儿找，大家找了一个圈也没找着。

秀姑便道：“二少奶奶，这事姑息不得，您进府不过月余呢，就开始丢东西，还是最紧要的。分明是有人看您年少好欺，若不查清楚，以后怕是有人会爬你头顶做窝去。”

锦娘听了便道：“这可是王妃送我的，丢了可不好，也罢，秀姑，你领几个人去搜搜，看谁拿了，让她还我就是。哦，叫上厨房的管事妈妈一起去。”

秀姑听得一怔，搜个东西要叫厨房管事做什么？

锦娘笑道：“哎，这院子大得很，人又多，总你一个人也管不过来，我看厨房里的张妈妈做事还沉稳，就想着要不要提她一提。嗯，一会儿你带了丰儿，张妈妈带了四儿去搜吧。二等的屋里就由你搜，那一等的，就由张妈妈去，就这样吧。辰时快到了，我还得去给娘亲请安呢。”

秀姑心头一凛，少奶奶这是不信任自己了吗？不过，看锦娘脸色恹恹的，也不好再问，只好领差下去了。

没多久，厨房里的张妈妈先回来了，她四十多岁的年纪，皮肤白皙，长得还算精致，全然不像在厨房里与油烟打交道的人。

锦娘端坐在正屋，冷华庭也是一身簇新的衣袍，神清气爽地坐在另一边，整个人显得更加明艳妖媚了，只是目光淡淡的，像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似的。

张妈妈一脸喜色地躬身对锦娘道：“奴婢给少奶奶交差来的，您说的簪子奴婢搜到了。”

锦娘眼睛一亮，激动得身子向前微倾，“哦，快拿来我看看。”

张妈妈一脸得意地将那支金步摇呈上，又看了眼冷华庭道：“少奶奶，这簪子可是……”她顿了顿，一副有所顾忌、不好再说下去的样子。

“可是在哪里找到的？你但说无妨。”锦娘拿着那簪子喜不自胜，忙说道。

“在玉儿姑娘屋里找到的。”张妈妈迟疑了一下，才回道。

锦娘一怔，抬眼认真地看张妈妈，“这事可作不得半点假，二爷如今跟前也就一个玉儿是贴心的了，她可是屋里的老人啊。”

张妈妈一听便急了，忙推了四儿出来做证道：“奴婢可是和四儿姑娘一起去的，还跟了两个院子里的婆子，大家都可以做见证，奴婢可不敢随便冤枉了好人。”

四儿也过来应是，锦娘便看向冷华庭，冷华庭冲那张妈妈吼道：“去，带了人把玉儿给我拖来。还得了，竟然敢偷我娘子的东西，爷今儿可不能饶了她。”

张妈妈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手一挥，带了另两个婆子下去了。

不过两刻钟的样子，玉儿便气冲冲地来了，后面两个婆子想要拖她，她袖子一甩道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姑娘可不是你们能随便碰的，簪子是少奶奶赏的，看谁敢污蔑我。”

一进屋，玉儿便急切地对锦娘道：“少奶奶，您可要为奴婢做主，那簪子可是您昨天晚上赏我的。奴婢在少爷身边服侍有些年头了，可从来没手脚不干净过。”

锦娘一怔，满脸惊讶道：“这簪子可是王妃赏我的一套头面里的一支，我怎么可能赏你？你仔细看看，这簪子少说也值二百两，我就是要赏，也不会拿了王妃赏赐的东西去赏你，这簪子你拿了就拿了，还我就是，看在你是少爷屋里服侍的老人分上，我也不追究了。”

玉儿气得瞠目结舌，对着冷华庭跪了下来，“少爷，昨儿晚上你也亲眼所见，这簪子确实是少奶奶赏的，还是当着您的面。”

冷华庭脸色阴沉沉的，眼睛快喷出火了，也不理玉儿，对着锦娘吼道：“你就是喜欢磨叽，她今儿敢偷你的簪子，明儿就敢偷你的项链，废话那么多做什么，拖出去打就是了。”

玉儿不可置信地看着冷华庭，“少爷，奴婢真的没偷，真的是少奶奶赏的呀。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”又转过头对锦娘道：“少奶奶，少爷脑子不好，你可是清白人，明明就是你赏的，怎么能诬陷好人呢？”

锦娘一听大怒，啪地一下将那簪子拍在桌上，对玉儿喝道：“大胆，竟敢侮辱少爷。少爷何时脑子不好了？平日里还真是将你宠上天了，来人，将她拖出去，先打二十板子再说。”

张妈妈也不等玉儿再闹，一挥手，那两个婆子拖着玉儿就往外走。

玉儿边挣扎边哭道：“少奶奶，你陷害我，你设计陷害我，我没偷，我没偷你的东西。少爷，您别听少奶奶的，她是想将你身边人全除尽呢。”

张妈妈听她说得难听，便要扯块布去堵玉儿的嘴。

锦娘冷笑道：“由她，看她还能说出什么好听的来，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，她可说爷也看见我赏她的呢。爷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最清楚，爷就是个最诚实的人，你们见过爷扯白吗？”

丫鬟婆子觉得少奶奶这话有理，少爷脾气虽坏了点，但从来就像个孩子，

单纯得很。那簪子也真贵重，玉儿怕是天天看着，早就动了歪心思。

很快院里传来了玉儿的惨叫声，一个婆子在边上冷酷地数着，一、二、三……

锦娘也在心里数着，她就是要让玉儿叫得惨，总要惊出一些鸟儿来才是。

果然，没多久，王妃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上官枚和刘姨娘。

“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庭儿屋里又在打丫鬟？哎呀，我说小庭媳妇，你是不是非得把屋里人全整个遍才甘心啊？”刘姨娘老远就不阴不阳地说了起来。她边说边走近玉儿，仔细一看又道：“哎呀，快别打了，这可是庭儿身边最得力的丫头。姐姐，这人不是你给小庭的吗？看看，打得多惨啊，都血肉模糊了。”

王妃一怔，不解地看着锦娘道：“孩子，这又是怎么了？闹得惊天动地的，玉儿可是犯了什么错？”

锦娘微微一笑，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拿起那根被自己折断了簪子呈给王妃看，“娘亲，她偷了您赏我的簪子，我原是要放了她的，可她偏骂我陷害她，锦娘气不过，就让人打她二十板子。”

那边刘姨娘听了便冷笑道：“玉儿可是服侍庭儿多年了，她哪是那手脚不干净之人，庭儿媳妇，真的是你在陷害她吧？”

锦娘眼睛一瞪，凌厉地看着刘姨娘，“姨娘，她不过是个贱婢而已，锦娘想要罚她有一千种理由，犯得着去陷害？再说了，你好像管得太宽了吧，我可是院里的人，不会我连处置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奴婢也要由姨娘来说三说四吧？”说着，一拉王妃的手，对王妃道：“娘，这里血腥味重得很，又冷，咱们进去说话。”

王妃点了点头，她不过是来看看的，就是怕锦娘又被别人欺负了。一看见锦娘不过在整治奴婢，遂放了心。锦娘是个聪慧的孩子，做事一直就有分寸，绝对不会胡来的。

板子还在打，那几个婆子没有得到锦娘的示下，谁也不敢停下来，刘姨娘看着就有些着急。

二十板子总算打完，两个婆子拖了玉儿进屋，锦娘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玉儿道：“你可是服了？”

玉儿差点晕过去，偏那两个婆子用劲很巧，只是打伤了屁股，却没有伤她

内腑，只是痛得锥心刺骨，下半身动弹不得。

她微抬了头，狠狠地瞪了锦娘一眼道：“少奶奶是看奴婢不顺眼了吧。珠儿被你害死，你又对奴婢下手了。”又转过头对王妃道：“王妃，当年您将奴婢和珠儿两个送到这院里来服侍少爷，如今，奴婢怕是和珠儿一样，没有命回去交差了。”

她还敢提珠儿！锦娘气得都快炸了，不过十几岁的年纪，心机却如此深沉，珠儿明明就是她陷害致死的。当初珠儿定是没有撒谎，她手上的伤口其实真是玉儿抓伤了，看来，一直隐在自己屋里的那个厉害角色其实就是玉儿。她毒害冷华庭至少六年，还敢在此贼喊捉贼？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！

“交差？你既已是我院里的奴婢，生死就由我和少爷说了算，你犯了错，我就能罚你。莫非，你以为你还能找谁来做靠山，压制我不成？”

锦娘这话说得可有些嚣张，听着就没将王妃放在眼里，刘姨娘嘴角勾起一抹幸灾乐祸的笑，道：“呵呵，姐姐，这奴婢的靠山可不就是你吗？”

王妃听了锦娘的话脸色微变，正要说什么，就见离刘姨娘不远，正在喝茶的冷华庭突然端了那杯热茶对着刘姨娘就泼了去。

刘姨娘被兜头泼了个满头满脸，立时哇哇尖叫了起来，脸上也是火辣辣的烫。她可是最在乎容貌的，一生最恨的就是王妃比她更为美艳，如今这热水烫来，她都不敢去拭脸上的水，怕破了相，张着两臂乱舞，大叫着：“要死了，你个死小庭破我相了，天啊，你太混账了。”

王妃正待叫人去帮她拭水，谁知冷华庭听刘姨娘吵得烦躁，随手又将手里的茶杯盖也向刘姨娘招呼了过去，顿时，刘姨娘的左脑处又砸出一个大包。

刘姨娘“哎哟”一声，又待再骂，捂着脑袋一偏头，便触见冷华庭阴冷的眸子，不由心中一紧，呜呜地哭，不敢再骂了。

上官枚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冷华庭打刘姨娘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胸口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别说上官枚，就是锦娘也被他这举动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不过，心里却是爽到了极点，这厮太剽悍了，我喜欢！

这时，冷华堂正好带了冷华轩来，两人一进厅堂就看到刘姨娘狼狈的样子，冷华堂几步走近，关切地问：“姨娘这是怎么了？”

刘姨娘满头湿答答的，眼都睁不开，头上伤处又痛得厉害。

冷华堂轻抚了抚刘姨娘的肩，拿了帕子帮刘姨娘拭着脸上的水渍，眼里夹了冰霜向屋里看去，就见王妃和锦娘都泰然自若地坐着，脸上不见半分惊惶愧疚之色，不由心下一沉，大步走了进来。

冷华堂也不给王妃行礼，双眼逼视着王妃道：“母亲，自小堂儿就很尊重您，以为您是最贤淑通达的嫡母，小庭小孩子脾气我不与他计较，可他屡次打骂庶母，您可有教导过他？如此下去，这府里还哪有孝义尊卑可言？难道您想让小庭成为一个狂妄凶残之徒吗？”

王妃半挑了眉对冷华堂道：“你这可是在指责本妃？”

冷华堂听得一滞，躬了身道：“堂儿不敢。只是姨娘乃堂儿生母，眼见生母被人欺凌而默，是为不孝，请母妃管束小庭。姨娘受伤事小，养成小庭性情乖戾嚣张可就事大了，请母妃三思。”这话比之先前气势弱了好多。

王妃却不领情，慈爱地看了眼冷华庭道：“庭儿性情纯良，哪里就乖戾了？若非有人说话放肆无礼，冲撞本妃，又如何会惹恼他？庭儿孝顺得很呢。”说着，冷眼斜睨着刘姨娘。

刘姨娘一听，原本止了的哭泣又嚶嚶响起，一副委屈至极的样子，冷华堂还待要说，进了屋后便一直沉默着的冷华轩开了口，“大哥，姨娘头上都湿了，又受了伤，且先扶了她老人家回去洗换用医才是，天寒地冻的，再待下去，怕是会受凉了。”

冷华堂看了眼地上的玉儿，转头对上官枚道：“娘子扶姨娘回去吧。”

上官枚正觉这屋里气氛压抑得难受，闻言过来扶刘姨娘。

刘姨娘心有不甘，对冷华堂道：“堂儿，你定要争气，为娘以后可就靠你了。”那话里话外的意思竟是要冷华堂记住今日她受的苦楚，将来要靠他出了这口气呢。

锦娘冷笑，对正要出门的上官枚道：“嫂嫂，可要扶好了姨娘。”

刘姨娘听得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锦娘一眼。

上官枚见她神情狼狈凄楚，不由心一软，含了笑，回头对锦娘说道：“弟妹大可以放心，有我这个郡主扶着，姨娘决不会摔倒的。”说着，扶刘姨娘出了屋。

锦娘半眯了眼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诮，是吗？用郡主身份压我？

等刘姨娘和上官枚都走后，冷华堂的神情缓和了些，瞟了眼地上的玉儿，

皱了皱眉，却是对冷华庭道：“原是三弟说，多日没有来见过小庭了，很是想念，又怕小庭你不睬他，所以大哥就带他来了。没想到，又遇到这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声音有些喑哑，似是心情太过沉重，所以顿了顿，转过头又对冷华轩道：“三弟，咱们来得好像不是时候。”

冷华轩一直静静地看着冷华庭，清明温润的眸子里露出热切又期盼的神色，听见冷华堂如此说，他羞赧一笑，仍是看着冷华庭道：“二哥，好久不见。”

锦娘冷冷地旁观着这两兄弟的表演，也不知道今天是谁在唱主角？还记得当初冷华轩给她药时说是他自己求了人才找到的方子。那就应该是他弄来的药，不曾假手于人过，那鲤脊他也是知道的，如今又来演这兄友弟恭给谁看呢？

冷华庭抬起眸子，淡淡地看了眼冷华轩，半晌才道：“你拿来的药可还有？”

冷华轩先是怔了怔，随即眼露狂喜，“二哥，你信我吗？还有的，一会儿我再去找那人要去。”说着就要走。

冷华堂一把拽住他的胳膊道：“急什么，不在这一时的，那药既是能医治小庭的伤，自当多准备一些才是。”

冷华轩听了微羞地看了冷华庭一眼道：“是啊，二哥，你会不会好一些了？嫂嫂说，你又发作了，小轩还以为又没有对症呢。”

冷华庭无聊地耸了耸肩，“不知道，娘子说有用，我反正听娘子的。”说着转头温柔地看锦娘一眼。

王妃越听越糊涂，扯了锦娘问道：“轩哥儿给庭儿送了什么药来了？真有用吗？有起色了？”

锦娘还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王妃。她是小庭的娘，骗她的话有些说不出口，但她又偏偏不是个精明的，小庭明显也不想她和王爷知道他自己的病情，便随口敷衍道：“只是感觉脚上的血脉软了些，作用有，也不大，昨儿还是发作了。”

王妃听了便眼神凌厉地看向冷华轩，语气却是温和的，“小轩啊，亏你还想着你二哥呢，不过，那药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再弄些来，伯娘让太医瞧瞧，看看能改进一些不，能有些起色，说明是有用的。”

冷华轩听了便看了冷华堂一眼，张口正要说话，冷华堂道：“母妃说得不错，明儿你去找了方子来给母妃吧，让太医研究研究。若是真能治好小庭的腿，那可是咱们府里的大喜事呢。”

王妃也是脸露喜色，一看地上的玉儿还在，对锦娘道：“着人把她拖出去吧，别污了庭儿的眼。”

玉儿自冷华堂和冷华轩进来后，就一直趴在地上，半声也没吱，像是死了一般，无声无息的，与之前的硬气吵闹判若两人，只是眼睑微动，偷偷地偷了冷华堂两眼，垂着的双手抬了抬又放下了。

“二嫂，这不是服侍二哥的屋里人吗？她可是犯了什么事，怎么打成这个模样。”锦娘意料中的问话却不是来自冷华堂，而是冷华轩。

“是啊，是相公的屋里人，不过，她偷了我的簪子，还强悍得很，不把她一顿难消我心头之火。”锦娘很随意地对冷华轩道。

“哦，玉儿可不是个手脚不干净的，弟妹，你怕是弄错了吧？”冷华堂问道。

“这是弟媳屋里的事，大哥是怀疑我治家的能力吗？”锦娘针锋相对地说道。

冷华堂轻咳一声，尴尬地说道：“大哥没这意思，不过是随便问问，弟妹自然是有权处置一个丫头的。”

正要被拖出门的玉儿垂下的眼皮就抬了起来，只是一瞬，但那一眼包含的情感太过复杂……

锦娘转头又看了冷华轩一眼，他拿了什么东西与冷华庭两个说着什么，根本没有再看玉儿一眼，对锦娘的回答也是置若罔闻。

王妃见屋里的事也处理得差不多了，就起身将屋里的人全巡视了一遍才对锦娘道：“孩子，以后院里的人，只要你觉着哪个忤逆了你，或者有那不知天高地厚、敢欺主犯上的，你尽管自行处置就是，人少了，娘自会给你再选好的来。”

这话让屋里的丫鬟婆子们听了全都一震，吓得都低下头去。

冷华堂脸色也很正常，只是眉头挑了挑，躬身送王妃出屋。

王妃走后，冷华轩挨挨蹭蹭地靠到冷华庭身边，跟他说话。

冷华堂见无人理他，便问了冷华轩一声：“小轩，你是在这里玩还是与我

一同走？”

冷华轩回过头，有些犹豫，似乎又想走，又想继续与冷华庭玩。

冷华庭一仰身子道：“你跟他去吧，我不玩了，我陪我娘子去。”说着推了轮椅就要走。

冷华轩忙拉住他道：“不是呢，小轩只是想和大哥一起去弄那个药嘛，二哥，你别生气，小轩陪你呀。”

躲在后堂的锦娘听了这话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来。果然那药冷华堂也是知道的，看来，害小庭的人不用多想，他至少就是头一个，不过，光他一个怕也做不下来，府里其他人还没怀什么好意。

锦娘转头对张妈妈道：“以后，你便帮我管着外院吧，如今二少爷跟前没人，你去大通院里帮我瞧瞧，看有那合适的家生子吗？若有，给挑两个好一些的来。”

张妈妈一听大喜，俯首给锦娘行了礼道：“二少奶奶您放心，奴婢对大通院可熟得很，一准给您挑几个实诚的人来。”

锦娘笑了笑，随手赏了她二两银子，让她退了下去。

秀姑见张妈妈走远后，才走到锦娘跟前，皱了眉问道：“少奶奶不信任奴婢了吗？”

锦娘摇头轻叹，拉了秀姑的手说道：“唉，我如今是除了你和四儿，真不知道要相信谁了。厨房里不干净了，我也不能一次全将这院里的老人换了，如今只处置了玉儿，便引了不少人来闹，若是再大动干戈，怕是更多人来给脸子瞧。我也被闹得乏了，换个法子试试吧。张婆子我瞧着与玉儿不是一伙儿的，刚才我试过她了，她可没有对玉儿存半点私护的心，如今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相信。且先让她离了小厨房，换个差事再说。以后，这小厨房还是要依靠你了，病从口入啊。”

秀姑再笨，也能听出锦娘的意思，不由心一酸，拍了拍锦娘的手道：“那甘草真的有问题？”

锦娘点了点头，悲怆地看了眼屋正与冷华轩玩着的冷华庭，语带沧桑道：“那是害少爷的，他们……巴不得少爷永远都站不起来才好……都是亲骨肉啊，权势和钱财难道真那样重要吗？”

秀姑将锦娘揽进怀里，哽了声道：“你自个儿不也是受尽了苦吗？在孙

家，那几个嫡出的，哪一个又当你是骨肉亲人了，早该看清楚了才是，在这深宅大院里，手段才是最好的保护，你不用手段，别人就阴你，只有你更狠，才能不被害呀，少爷可真可怜呢。”

锦娘苦笑了一下，对秀姑道：“以后厨房里还是如从前一样，每顿要有鲤鱼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少了。”

秀姑很是不解。

锦娘也不好解释，只对她道：“你眼睛亮着点吧，给少爷的吃食尤其是炖品什么的，都得由你亲自看着，可再别出了岔子。”

秀姑脸上微窘，很不自在地退了下去。锦娘又摇了摇头，秀姑虽然忠心，却还是太木了些，有些事情不该自己如此点透的，这屋里的事儿光靠四儿一个还真是照应不过来啊。

珠儿没了，玉儿又不能再用，冷华庭身边就少了人，锦娘便让丰儿替了上来，丰儿自是大喜过望。

冷华轩与冷华庭两个玩了大半个时辰后，起身告辞了。

等冷华轩一出门，冷华庭就对着后堂大吼道：“笨娘子，我要回屋去。”

锦娘撇了嘴就从后堂走了出来，瓮声瓮气道：“我哪里就笨了，你如今是有了兄弟不要娘子了，还有脸来说我呢。”

冷华庭也不说话，只管往里走，进了屋，锦娘知道他也有很多疑问，便吩咐四儿道：“一会儿打了热水送耳房里去，我服侍爷洗个澡。”

四儿应声走了，锦娘便关了里屋的门，耳房那里自有暗门送水，里屋正房里是没有人来打搅他们的。

“玉儿究竟做什么了？这会儿你可以告诉我了吧。”门一关，冷华庭就问。

锦娘扑哧一笑，歪了头斜睨着他道：“你什么也不知道，怎么就帮着我去整她呢？不怕我故意陷害她？”

冷华庭勾了唇，一把将她扯了过去，戳了她的脑门子道：“你那还不是陷害吗？当着我的面陷害我的贴身丫头，你还有理了啊？”

锦娘听了就气，嘟了嘴道：“你心疼了？”

冷华庭听得一滞，捏着她的鼻子道：“心疼你只打了她二十板子，明儿再打她二十吧，她那嘴巴就没那么讨厌了。说吧，是不是发现她在我的吃食里动